

假如我活在二戰時期的波蘭

106061227 林柏辰

我的名字是柯恩（Cohen），今年 24 歲，正獨自在世界各地旅行，過著克難背包客的生活。剛剛結束了在德國半個月的生活，我今天來到了新的目的地—東歐大國波蘭的首都華沙。說到波蘭，大家最容易聯想到的大概就是 1939 年德國入侵波蘭打響了二戰的號角以及有名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吧？其實首都華沙在二戰時也擁有當時最大的猶太人隔離區，歷史的傷痕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心中，白天時走訪了一些紀念碑以及華沙猶太博物館，那些慘痛的紀錄似乎也讓我心情蒙上一層濛濛的陰影。唉，以前聽別人說充滿紀念碑的華沙太過沉重，看來是真的呢。

用完晚餐後，我繼續在老城區漫步，或許是心情鬱悶加上晚餐喝了點小酒吧，不知不覺中，我竟然迷了路，走到了一條沒甚麼人的街道。等我回過神來時已經為時已晚，一名扒手從我後方用力衝撞，將我的腰包扯下後快速逃跑；這一撞用力過猛，我衣食失去了平衡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腦袋還撞到了石階，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識.....

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，耀眼的陽光映入眼簾，已經早上了嗎？我扶著還有點暈眩的腦袋坐起身來，猛然發現自己竟然是在一間簡陋的小屋內，

「啊！你醒了嗎」一名目測年齡跟我差不多的年輕男子突然開門進來。

「這裡是.....？等等，你又是誰啊？」我疑惑地問。

「我的名字是羅斯（Roth），這裡是庇護所，早上我跟我的夥伴在街道上發現你躺在地上不省人事，就把你帶過來了。你是從哪裡來的？」羅斯帶著爽朗的笑容回答著。

庇護所？難道是哪個國家的大使館把我帶過來的嗎？好像有點不對勁.....羅斯身上穿的服裝似乎和昨天看到的波蘭人打扮有點不同，怎麼說呢，有點復古嗎？

「我叫柯恩，」我禮貌性的回答，「我昨晚遇到搶劫了，頭受到撞擊才會倒在路上，請問能先借我一些錢嗎？」

「搶劫？借錢？你是不是腦袋撞壞了呀，我們都只能靠分發的水、食物過活了，誰還有那個閒工夫做這些事啊！你會不會是失憶了？算了，這種時期流離失所的人很多，你就先待在這邊吧。」羅斯的表情看上去似乎有點煩悶。

分發的食物？事情越來越奇怪了.....我往窗外看去，附近的建築好像有點眼熟.....啊！昨天在一些老照片上好像看過，只是這些建築應該早就在轟炸中變成廢墟了啊？難道這是二戰時的波蘭！？這麼說起來，我該不會是在猶太隔離區內吧.....

我藉著假裝失憶向羅斯問了許多事，結果印證了我的猜測：現在是 1942 年春初的波蘭華沙！！這下慘了，如果回不去我該不會也要被送到集中營吧！？然而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穿越到這個時代的啊，只能過一天算一天祈禱了吧.....

羅斯看我消沉的樣子，也趕緊安慰我，畢竟年紀相仿，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。羅斯的父親原本是在猶太社區頗有名望的地方人士，因此被德國方面指派為猶太委員會的委員之一；委員會是負責與納粹軍方溝通並維持隔離區安定的組織，先前提到的

水、食物的分發就是由委員會負責，庇護所也是由委員會設立的。羅斯似乎也繼承了老爸的領袖氣質，在同年紀的年輕人中是個大家信服的穩重大哥，雖然隔離區的生活很苦，但羅斯總是用開朗的笑容鼓舞大家。

確定我頭上的傷沒事後，羅斯帶我到分配給我的房間；說是房間，但也就是一個 8、9 個人能同時打地鋪的小空間罷了，華沙隔離區其實只相當現在華沙不到百分之三的土地，但卻住了三十幾萬猶太人，物資相當缺乏。雖然波蘭原本就是猶太人口眾多的國家，但是其中還是有許多從德國、奧地利等納粹占領區逃難出走，卻還是被納粹軍方送來的，例如和我擠在同一間房間的室友—列維（Levy），年僅 15 歲的他是德國人與猶太人混血，1933 年希特勒掌權以後對猶太人的壓迫日益增加，1935 年國會更通過《紐倫堡法案》禁止德意志人民與猶太人結婚，不得已的父母只得帶著當時年僅 8 歲的他輾轉來到波蘭，豈料如今波蘭也被納粹德國佔領，父母當時在德軍的轟炸中不幸身亡，只剩他一人被送來隔離區。像這樣背景的故事其實在整個隔離區中並不罕見，也難怪羅斯並不追究我的出身背景—流離失所的人太多了，大家也只能為了不知道有沒有的未來活下去。

隔離區的生活資源非常不足，分發的食物、衣物等常常不足，許多人因為飢餓、疾病或是傷寒死亡，或許是多擁有一些現代人的抗體吧，很幸運的我並沒有生太嚴重的病，平常也就協助羅斯與他的同伴們幫忙猶太委員會分發物資、管理社區等。一天，原本總是保持笑容的羅斯卻愁眉苦臉。

「又到了送出名單的時候了。」羅斯看出了我的擔憂，在我問之前就講出了使他心煩的事。

「名單？什麼名單？」我還是不解的問。

「猶太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工作便是，必須定期安排名單給那些納粹垃圾們，送往滅絕營（註：納粹軍方集體殺害猶太人的地方）。」羅斯憤恨的說。

「滅絕營？但如果他們想置我們於死地，又何必成立這個隔離區呢？」我問道。

「雖然納粹分子對我們深惡痛絕，但在戰爭情況下德國男子都上戰場了，只得藉由我們同胞補上勞力缺口，因此暫時成立隔離區，但是一旦最終解決（註：即處決猶太人）的命令下達，我們就得交出一定人數的名單，如果不照做，我們大概連委員會都沒有了。」羅斯的語氣中露出滿滿的無奈。

「父親他們當然也嘗試過用各種方法拖延了，甚至賄絡對方，但似乎已經拖不下去了，一想到要把這裡的同胞交給那些人……」羅斯的拳頭緊握，臉上的表情是滿滿的不甘心。而我也只能無語地低下頭，只能默默想著，希望這對名單上的人算是早日解脫吧。

幾個月過去了，隔離區的居民隨著飢餓與疾病肆虐越來越少，許多地方已經成了空城，所幸時序來到夏天，傷寒的情況稍微和緩了，但前方還有更大的危機在等著。

1942 年 7 月下旬，納粹親衛隊首領希姆萊（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）對華沙隔離區下達了驅逐令，自此開始的幾個月內數十萬猶太人被火車送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

（註：因應這一階段屠殺命令而設立的滅絕營之一，在 1942 年 7 月到 1943 年 10 月間約有一百萬以上猶太人被殺害）。此時的華沙隔離區只剩下數萬人，留下來的人遭受更嚴

酷的境遇，這該說是幸運還是不幸呢？還留下來的我、羅斯、以及所剩不多的猶太人又將迎來寒冷的嚴冬了。

在這個冬天中，羅斯的父親因傷寒去世了，他只得接替父親在委員會的工作，但此時的委員會已經沒有太多與納粹斡旋的空間，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已經是不可避免的局面了。

冬去春來，挺過這個嚴冬的猶太人們都非常強韌，而 1943 年四月將是他們生命的轉捩點。消息指出，4/20 日希特勒的誕辰之前，納粹軍將開進華沙進行最終的驅逐。

「納粹想把我們變成奴隸，但只有自由的人們才能夠抵抗！我們已經親眼看著太多同胞在納粹的手中折磨死去，反正都是死，我寧願選擇壯烈的戰死！！！」在一處隱密的地下室，羅斯召集了一些年輕人慷慨激昂的說著，換來一陣叫好。他們從其他地下反抗組織中取來槍枝及自製的手榴彈，決定起義反抗了；而我，雖然莫名其妙來到這個時代，但經過一年的相處，我想與他們並肩戰鬥至死。我突然想起一年前在華沙看到紀念烈士的石碑，或許未來我的名字會在上面吧。

1943 年 4 月 19 日，黨衛軍帶著坦克、火炮進入隔離區進行掃蕩，激烈的巷戰爆發，到處都是戰火肆虐的痕跡。即使只有幾百名的武裝猶太人，我們仍然堅持了二十幾天的時間。終於，最後的時刻來臨，彈盡糧絕的我們在一棟廢棄房屋遭受納粹軍的手榴彈轟炸，爆炸的轟鳴聲在我的耳旁肆虐，很快的我便失去了意識。

再次醒來時，眼前一片純白的景象，耀眼的光線刺痛我的眼睛。我來到了天堂嗎？我不禁這麼想。醫生說，我雖然頭部外傷不嚴重，但不知為何竟然昏迷了兩個禮拜；雖然醒了，但還是必須接受一連串的檢查，確定沒視以後才能出院。

離開波蘭前，我再次走訪了一些二戰時期的遺址，除了戰爭遺留的悲傷，竟也莫名有了一股熟悉感。（一年多在隔離營的生活都是夢嗎？）臨走前的一瞥，我似乎在紀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中，找到了幾個熟悉的名字。（全文完）

參考文獻：

艾希頓坎普 (Echternkamp, Jorg) 著；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譯，2012，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101 個問題》。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
網路資料：

1. 征服者的鐵蹄—1943年德軍鎮壓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起義

<https://kknews.cc/history/r3z2vor.html>

2. 面對納粹的屠殺，為什麼猶太人未採取任何防範措施，束手待斃

<https://kknews.cc/zh-tw/history/q2rlv2y.html>

3. 猶太人大屠殺
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C%B6%E5%A4%AA%E4%BA%BA%E5%A4%A7%E5%>

B1%A0%E6%AE%BA#%E5%9C%A8%E6%B3%A2%E5%85%B0

4.華沙猶太區歷史半日遊 free walking tour Warsaw

<http://eden0057.pixnet.net/blog/post/334941935->

[%E8%8F%AF%E6%B2%99%E7%8C%B6%E5%A4%AA%E5%8D%80%E6%AD%B7%E5%8F%B2%E5%8D%8A%E6%97%A5%E9%81%8A-free-walking-tour-warsaw-%E5%85%8D](http://eden0057.pixnet.net/blog/post/334941935-%E8%8F%AF%E6%B2%99%E7%8C%B6%E5%A4%AA%E5%8D%80%E6%AD%B7%E5%8F%B2%E5%8D%8A%E6%97%A5%E9%81%8A-free-walking-tour-warsaw-%E5%85%8D)